

中華

中學

國

文教科

書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劉法曾  
姚漢章

評  
輯

第二冊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元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四年七月三版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全四冊

每冊定價銀六角

評  
輯  
者

劉法  
姚漢  
曾章

閱  
者

陸費  
戴克  
遼敦

印  
刷  
者

中華書局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  
溫州長春漢口南昌南京杭州  
濟南保定武昌太原常德

中華書局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二冊

目錄

左傳鄭莊公戒守臣 楚王送知罃 駒支不屈于晉 晏子不死君難 魏

絳戮揚干 子產壞晉館垣 遠啓疆恥晉之辭

穀梁傳虞師晉師滅夏湯

檀弓公子重耳對秦客

詩秦風同仇篇 幽風鴟鴞篇 小雅常棣篇 小雅出車篇 小雅六月篇

小雅采芑篇

國語襄王不許請隧 倉葛不服晉 平丘之會 吳王夫差許越成

國策陳軫勸齊以兵合三晉 樓緩虞卿辯與秦地 魯仲連不帝秦 觸龍

說趙太后 司馬錯論伐蜀 莊辛諷楚襄王 唐睢說秦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遺匈奴書

李陵答蘇武書

史記范睢見須賈 陶朱公長男

韓詩外傳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李固與黃瓊書

蔡邕郭有道碑文

魏武帝短歌行 曹植白馬篇

謝惠連祭古塚文 泛湖歸出樓中望月

謝莊月賦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代出自薊北門行



邱遲與陳伯之書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庾信春賦 擬連珠六首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楊素出塞

張說南省就寶尚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高適古大梁行

李白與韓荊州書 江上吟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早發白帝城

李華弔古戰場文

杜甫秋興八首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答陳商書 答劉秀才論史

書 送鄭尙書序 新修滕王閣記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落花

晚次宣溪

柳宗元天說 與李翰林建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愚溪詩序 始得西山

宴遊記 柳州二月偶題

杜牧阿房宮賦 題項王廟

司空圖詩品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樊侯廟災記 千葉紅梨花

蘇洵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軾石鐘山記 日喻 百步洪

王安石復讎解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陰山畫虎圖

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陸游陳氏老傳 煙艇記 大雪行 記夢 示兒

高啓書博雞者事 宮詞

王守仁贈周瑩歸省序

王慎中朱碧潭詩序

張溥五人墓記

錢謙益左寧南畫像歌爲柳敬亭作

魏禧彭躬庵文集序

侯方域何子歸金陵序

吳偉業遇舊友 課女

施閏章王山長集序 尋光福寺

顧大韶放言一

王士正秦鏡詞爲袁松籬作 題樊圻畫 嶼磯靈澤夫人詞

戴名世與余生書

劉大樞書荆軻傳後 讀伯夷傳

胡天游送周司馬序 送鄭有章序

邵齊燾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袁枚書柳子天說後

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姚鼐左仲郛浮渡詩序

陸繼輅輕諾辯

梅曾亮恥躬堂文集序 葢山餘霞閣記 江亭消夏記

龔自珍投宋于庭翔鳳 美人 己亥雜詩 三首



---

吳敏樹新修呂仙亭記

曾國藩祭湯海秋文

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吳汝綸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二冊

左傳鄭莊公戒守臣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句以上不能久有許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  
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總。收。上。三。句。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  
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難。以。上。申。明。所。以。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可謂知禮矣。

諄諄戒飭之詞總是只爲鄭計不爲許計奸雄心事詞令妙品左  
氏以知禮稱之猶不免皮相之見

左傳楚王送知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以上說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以上又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以上直說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以上明說所以報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交際與交涉古世界說甚明觀左氏此文可悟

左傳駒支不屈于晉

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以上責數  
詞聲色

厲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以上針對迫  
逐乃祖句惠公蠲  
 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由。狐狸  
 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以上針對不  
腆之田句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如昔者。對不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對。言語漏洩。不與於會。亦無謬焉。逐以上針對爾無與焉句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理直詞婉復能賦詩言志不圖春秋世外族文化之開通如此

左傳晏子不死君難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以上晏子不死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以上曲寫晏子不與崔氏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以上餘波

古人立朝但愛國家不徇私黨但守權限不畏強禦晏子與齊太史胥是道也左氏文亦精警無匹

左傳魏絳戮揚干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

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以上叙晉對曰

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以上叙羊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

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

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

司寇。以上叙魏絳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

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爲請。以上叙晉侯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

絳有軍人資格不爲貴族所屈寫來栩栩欲活

左傳子產壞晉館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垣墻。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以上明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言晉上  
賓不應留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埴館宮室。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  
亦不患燥濕。文以上言晉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答以上文伯復  
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

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委婉嚴密直使晉人無可置喙

左傳蘧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蘧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曾氏國藩云：以上言行禮不務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稟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曾云：言恥人不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石，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會云  
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通體以備字作主文筆。詼奇恣肆。後世一無備豫而輕于破壞邦  
交者。斷宜熟讀而深思之。

穀梁傳虞師晉師滅夏陽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  
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  
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  
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  
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

借吾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以上荀息言借道之策可行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以上荀息言之奇諫必不聽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歎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 一結筆致宕逸

檀弓公子重耳對秦客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上秦穆公語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以上舅犯語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以上晉稽文公語穎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穎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以上借穆公語解上文

仁字是此篇之骨。晉文得國定霸實基于此文。傳寫處最工。

詩秦風同仇歌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此可爲我國柔筋懦骨絕無尙武精神者警

詩豳風鴝鵒歌

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傴僂。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必有未雨綢繆之計始可當風雨漂搖之危謀國者宜三復斯篇  
詩小雅常棣歌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  
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  
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  
是圖。亶其然乎。

不能急難禦侮而徒事鬩牆內訌者讀之能無慚汗

詩小雅出車歌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  
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旃旒  
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

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勞旋師而述及道途雨雪之艱室家時物之感猶見古世君臣一體之義後世專制愈深情意愈隔雖復優旨慰勞亦不能如是親切矣

詩小雅六月篇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禦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宣王北伐之篇終以孝友之張仲蓋以中國必崇倫理乃足化彼北胡之野蠻也

詩小雅采芑篇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鈎膺鞶革。薄言采

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  
軋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馭彼飛隼。其飛  
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  
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宣王南征之篇。屢稱顯允之方叔。蓋言軍法務期明信。乃足以靖  
蠻族之紛亂也。

國語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

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  
寧字。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  
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引以上  
分鄭字重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  
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  
敢有愛。言以上柔婉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  
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旅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  
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  
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

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言是剛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不為天子不得用隧是通篇主意至其措詞則剛柔交劑無一筆

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森然昭著是詞令之最工者

國語倉葛不服晉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

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以上言謂君

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以上言望晉德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

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彝戎翟之驕逸不虔

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

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以上言晉無臣

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



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即以上言虐陽民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委婉周摯。古人排斥異種。不虐同胞。心事昭然。若揭。

國語平丘之會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心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

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踣踣畢行無有處  
人以從軍吏次從於雍渝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  
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  
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引以上  
事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  
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  
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以上惕之以諸侯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  
宣子說乃歸平子

以信字樹骨動之以情而惕之以害晉人那得不首肯

國語吳王夫差許越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  
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  
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  
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  
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  
命矣。以上大夫種之謀。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  
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  
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  
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  
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頹於邊。今君王不察。盛

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以上諸稽郢之辭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以上夫差告大夫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縱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

吾○兵○甲○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懼○惓○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戰○也○爲○虺○弗○摧○爲○蛇○  
將○若○何○諫以上申胥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  
越○則○吾○何○以○春○秋○耀○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  
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  
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  
盟○

越之卑詞吳之縱敵成敗興亡之本端在於此交隣者其慎諸

國策陳軫勸齊以兵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  
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論秦事泛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爲以上專齊計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全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

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畫策老吐詞辣周秦間文所以可寶

國策樓緩虞卿辯與秦地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許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則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

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  
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  
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以上樓緩言與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  
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旣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  
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  
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  
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以上虞卿言不與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  
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  
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以上樓緩又言與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

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以上虞卿又言不與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天下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以上樓緩又言與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無慰秦心，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

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以上趙王卒從虞卿之言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國策多縱橫家言。此篇往復詰難語語針鋒相對。中間自盡之術一段透澈淋漓。尤爲特別。漢書朱買臣廷辯南越文卽胎息於此。按篇中相室猶家相。負親言近也。媾卽講。古字通。敝一本作幣。前貴一本作前賢。

國策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上突入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見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

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之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之。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利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田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以上辛魯問答。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以上仲連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以上仲連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推翻秦之帝號而不爲一身之權利。其人格可敬。其談鋒尤可畏。國策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以上言趙太后之拒諫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以上寫觸讐之故作閒話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

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諷上太后曰：諾。恣君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

重也。而况人臣乎。以上感慨

瑣瑣說來徐徐引入孔氏所謂諫有五吾從其諷也今之演說家宜師之

### 國策司馬錯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主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

王業遠矣。蜀以上儀言伐韓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

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

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

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天下不以爲

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

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並力合謀。以因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伐蜀之完也。以上錯言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與樓緩、虞卿辯爭篇同一格。意特彼較複雜。此較簡單耳。

國策莊辛諷楚襄王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以上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

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  
啄鱖鯉。仰嚙菱藕。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濬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  
上。被鬪。濬引微繳。折清風而隕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  
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  
乎隄塞之外。

以上多設喻譬一層  
深一層一筆緊一筆

只起結點正意中間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物及人寬寬說來漸  
漸偪入開後來文學家智識不少

國策唐雎說秦王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  
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小易大。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  
之。弗敢易。以上安陵君答詞尚婉曲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

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  
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  
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以上  
唐雎答詞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  
甚強硬



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怒以上天子之唐

唯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

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

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

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

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以上布衣之怒

一步偪緊一步有如許聲勢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諡

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以上回應起筆

摹寫入神發揮盡致，當與荆軻之七首高漸離之筑、張子房之椎

為四，豈僅與專諸、聶政要離相比例哉？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絕以上叙漢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備極優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

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以上勸佗無爲侵寇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不誇示國力。但注重民生。所謂仁人之言藹如。

### 漢文帝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喋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

其事已在前矣。

以上論前怨

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

以上謂匈奴來書願去前怨

聖者日新。改作更始。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

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金帛綿絮。他物

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

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

于毋言章尼等。

以上言俱棄前怨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

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以上言并  
泯後過

開誠布公光明俊偉文帝兩書雄渾雅健初學於此等文字入手方免庸俗故並錄之讀者勿以意害辭可也

###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

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以上敘與武別後情景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sub>レ</sub>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以上追叙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量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



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不以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

以上叙漢家薄待功臣明己之不返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離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牢騷鬱勃悲壯蒼涼東坡謂齊梁人所爲恐未必有斯骨采

史記范雎見須賈從菁華錄節本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

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見以上范睢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買御  
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買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買  
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買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  
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買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  
我相張君也。須買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  
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買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  
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  
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  
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  
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

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府以上須賈入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范須恩怨了了分明子長爲之傳神寫照真如頰上添毫

史記陶朱公長男從菁華錄節本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以上伏筆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再伏上字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

以上其父戒。長男既行，亦自私齋數百金。信其上已不至楚。莊生家貧，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以上莊生戒之。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信上并不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請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見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

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以上寫長男呆狀可憐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以上寫長男憤事可笑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

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  
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

朱公

以上回  
應名字

天下事惟有所棄始能有所成越之成霸業范蠡之成名皆能棄  
故耳史公善寫此意殆深得黃老家法者

韓詩外傳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  
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  
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以上刻  
意形容  
其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揖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



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譏子上隱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孔氏之門端木公西。最富然與原憲輩同學交游甚歡。所以兩方人品俱不可及。韓嬰此篇形容處特高秀。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



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以上喻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再喻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兩層譬喻奇妙無倫

韓詩外傳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

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以上三言附親士民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芳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

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以上三言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解經不腐談兵不囂仁義之師節制之筆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上以

勸其出山。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此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以上立功

簡質婉雅是東京時代人文體

蔡邕郭有道碑文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以上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

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以上德量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  
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  
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以上學行爾  
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  
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  
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以上處稟命不融。享  
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  
悼。靡所寘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  
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  
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叙簡而賅銘質而贍伯喈謂生平於斯文獨無愧色洵然

魏武帝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蒼勁豪邁。老瞞詩格。高出陳思。何論子桓。

曹植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  
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  
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  
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  
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顾。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尙武精神風發泉湧此與求自試表同一意境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甄璧以木爲槨中有  
二棺正方兩頭無和以上棺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  
不可盡識以上明器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  
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  
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以上  
層層叙出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  
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以上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  
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槩既啓雙棺在  
茲捨畚淒愴縱錘漣瀉芻靈已毀塗車旣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  
或梅李盜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以上叙冢追惟夫子生自何



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氏。不。傳。今  
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以上叙冢中之人百。堵。皆。作。十。仞。斯  
齊。壙。不。可。轉。溼。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  
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  
隍。窀。穸。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  
祔。雙。魂。以上叙改埋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以上叙致祭嗚  
呼。哀。哉。

薦馨香於不識姓名之鬼良爲剋舉然以春草入夢之才記宿草  
久殂之客芬芳斐亶宛轉清淒固是一時絕調 按犀瓜子也本

詩經齒如瓠犀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望月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憇樹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映江月。颺颺出谷飈。斐斐氣羃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 謝莊月賦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以上借端引起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邱樊。味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臆

眺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  
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以上題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  
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  
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  
王乃厭農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以上一種境界若乃涼夜自懷。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皋禽之夕  
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  
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以上一種境界歌曰。美  
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  
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旣沒兮。露  
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

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以上歌詞

### 清麗芊綿六朝神品

鮑照登大雷峽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以上述羈旅之苦。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以上總挈一筆。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

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輒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獻。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以上五方所有山川若激洞所積。谿壑所射。鼓怒之所。厓繫浦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潛。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礚石爲之摧。

碎。碣。岬。爲。之。槿。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  
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  
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坼。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  
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  
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以上覽景述  
事意調悲涼風。吹。雷。颺。  
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  
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奇峭幽潔明遠之文固堪高視六代 按照妹名令暉大雷在今

安徽安慶府望江縣鄱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胡

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颺當作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以上揚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以上抑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以上極力爲之開釋。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



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揚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以上述及朝廷寬大

使不至以畏罪見絕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以上詳論事勢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



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以上即景抒情令其心動

想早勵良

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純是動之以情暮春三月數語與李陵書涼秋九月格調畧同令

### 人悽然欲絕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

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橫席而霑襟。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言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勛光采。

風骨翹秀起結尤工 按蕭子雲爲臨川內史梁普通四年簡文官雍州刺史旋立爲皇太子故有黑水初旋云云

庾信春賦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游。絲。卽。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以上總起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釵。朶。多。而。訝。重。髻。鬢。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

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人。以。上。春。妝。落。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吹。

簫。弄。玉。之。臺。鳴。佩。淩。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石。榴。聊。

汎。蒲。桃。醞。醅。芙。蓉。玉。盃。蓮。子。金。杯。新。芽。竹。筍。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

文。君。送。酒。來。游。春。宴。春。玉。管。初。調。鳴。弦。暫。撫。陽。春。綠。水。之。曲。對。鳳。迴。鸞。

之。舞。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日。以。上。春。舞。協。律。都。尉。射。

雉。中。郎。停。車。小。苑。連。騎。長。楊。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

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

皇。日。以。上。春。騎。射。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樹。下。流。杯。客。沙。頭。渡。

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哺。未。醉。莫。還。家。

池。中。水。影。縣。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總。以。上。結。

六朝小賦每以五七言相間成文初唐四子猶效此法殊覺生動

可喜

庾信擬連珠錄六首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

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此章喻臺城陷後名將烈士無所復用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是以

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

悲殷室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隨珠日月。無益

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葬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

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此章喻江陵之敗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是以楚塹既填。遊魚

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此章喻大梁之亡。如衰秋搖落。

蓋聞懸鵠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恥。是以素王之業。乃東

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饑士。

此章喻己不當仕。

此體昉於韓非之內外儲說。淮南之說山子雲孟堅。各有所著。至士衡子山。而其辭愈工。子山擬連珠傳者共四十四首。叙述身世。沈思密藻。與哀江南賦相表裏。茲錄六首。以備一格。欲觀全豹。當於子山全集中求之。

劉令嫻祭夫徐敬業文

惟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

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買以上言其才藻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  
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  
以上言已因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  
夫稍解文字夫稍解文字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以上言之沒生死雖殊情親猶一  
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以上言祭  
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  
何幾泉穴方同

簡澹哀豔弱女子乃有此瑋製

楊素出塞

漢虜未和親憂國不憂身握手河梁上窮涯北海濱據鞍獨懷古慷慨感良臣歷覽多舊迹風日慘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鄰樹寒

偏。易。古。草。衰。恆。不。春。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辰。雁。飛。南。入。漢。水。流。西。  
咽。秦。風。霜。久。行。役。河。朔。備。艱。辛。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

張說南省就寶尚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不。榮。有。情。咸。  
達。況。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候。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歷。觀。近。  
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瑤。殿。窈。窕。雲。閣。葳。蕤。華。館。不。亦。泰。乎。然。

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會。於。愷。澤。散。煩。襟。於。清。曠。不。亦。優。乎。以上

兩層叙。事。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召。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雕。俎。作

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隔。層。成。而。助。興。繁。鶯。芳。樹。遶。高。臺。而。共。樂。

旨。酒。未。缺。芳。塘。半。陰。盍。陳。既。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以上寫景

體格與李太白桃李園相似小品文字出自大手筆固自不同

高適古大梁行

古城莽蒼饒荆榛。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盡禾黍。信陵賓客隨  
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鐘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  
營一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有狐狸跡。古  
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劍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  
名。行人尙識夷門道。白璧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邱。年代淒涼  
不可問。往來唯見水東流。

蒼涼悲壯達夫歌行在初盛間固頗擅重名也

李白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  
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

定價於君侯。

以上先敘  
荆州生平

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

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以上  
自叙

平生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

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

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以上

叙以文  
字干韓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

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以上泛引古今薦士之人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以上仍歸結到文字不脫唐世干請習慣。惟以謫仙爲之。遂覺豪宕奇逸。按韓朝宗當玄宗時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太白上書自薦。

### 李白江上吟

木蘭之櫂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

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  
榭空山邱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  
水亦應西北流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  
際流

李白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  
重山

李華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夔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以上總弔

一筆。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以上弔戰國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  
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  
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日。有。如。是。耶。以上弔秦漢吾。聞。之。  
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  
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  
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  
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以上又總弔戰國秦漢一段蒼。蒼。  
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  
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  
將。疑。悵。悵。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

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以上結出主意

常覆三軍多事四夷八字一篇之骨寫來但覺愁雲慘日淒風苦

雨交集紙上何處更分駢散文格

杜甫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  
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暮砧以上八章發端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  
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

前蘆荻花以上望京華三字是八章宗旨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  
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

馬○自○輕○肥○以上就  
襄府言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  
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

居○有○所○思○以上就  
長安言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  
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

鎖○點○朝○班○以上追  
長安時溯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  
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



古帝王州。

以上追感  
長安陷沒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以上歎已還  
長安之無日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以上追叙  
長安舊游

借秋興以名篇其實非感秋也君國之感情朋舊之交誼以及中間盛衰之故離合之蹤俱融納於寫景詠物之內悲壯奇麗殊不可及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以上叙悍兵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驕卒之狀況。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以上叙儒臣名將之方畧。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

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爲書生吐氣爲儒將寫神不當作尋常書札讀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時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  
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  
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  
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  
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熊羆羆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  
卒前行者元以上言吳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  
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  
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柳以上寫愚

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如以上言徵兵不如召募

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雅健雄深饒有西京氣息

韓愈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泛以上語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喻義曉之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篠驂之語。軋茁之詞。文人好奇。往往不免。昌黎同時如樊宗師者。其絳守居園池記。乃至於不可句讀。陳商想亦其流。亞故書以規之。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褻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褻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

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以上言前人作史之得禍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以上言近世作史之倍難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以上總束一筆夫聖唐鉅跡及賢

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但言史事難爲不及史裁一字固屬憤詞實亦謙語試觀昌黎所撰順宗實錄迄今日猶膾炙人口益可想見古人不輕於自詡也

韓愈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具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



大事諮而後行。以上言體制之尊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

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

飄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

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

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

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以上言內治之難其海外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

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殺無風雨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

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以上言外交之廣故

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



事。以上言稱職之不易。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

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

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

以上規及其廉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

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求

歸疾也。以上謂其成政。

古藻紛綸胎息周秦漢氏爲多。按鄭名權附王守澄得嶺南節

度。使人格至不足道。故篇中極言稱職不易以諷戒之。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

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  
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  
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  
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  
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  
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  
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  
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  
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以上歷叙不得其歲九月人游滕王閣之事

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橈。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記以上敘作元和十五年十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子美不薄四傑昌黎推重三王深識駢散文之消息相通故也記  
文之佳自不待言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

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

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曾氏國藩曰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

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

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

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

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畱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

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

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曾云以上歷官

卒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畱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

曾云以上性情治行

初娶吏部侍郎

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

思韋氏生也

曾云以銘曰上妻子

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  
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中段摹史漢陸賈傳極工直覺有一天真爛漫人活見紙上

韓愈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踏損光輝。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  
得歸。

韓愈晚次宣溪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  
邊啼。

按此公貶潮州時作

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  
 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  
 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蔽。飲。食。既。壞。蟲。生。之。人  
 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  
 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  
 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  
 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洩。築。爲。牆  
 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  
 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



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以上引愈說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蓀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蓀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蓀癰痔。草木邪。以上引愈說



漆園齊物之旨。柳州有激之談。險峭雄深。直欲自成一子。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跼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住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以上寒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以上寫南

荒之景譬喻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處殊悽切

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

亦甘如飴矣。

以上述叙身世  
愈曠達愈悲涼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

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

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

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以上  
餘事

虞仲翔在南中謂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寥寥數語實極

沈痛。當爲此書藍本。按檄欖一名餘甘子。與檳榔是二物。

柳宗元答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俸祿。役使  
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針對以上  
苟加一職云且退之以爲記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  
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  
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  
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  
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以上排斥非必督責  
迫促令就功役云云又  
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  
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記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以上駁辯孔子聖人作春秋云云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以上譏議。豈一人卒。卒記而傳之云云。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

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于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

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以上反抗行且謀。引去云云。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己。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以上嘲笑。今館中非無人及後生。可畏云云。就退之答劉秀才書。層層駁詰。語語推翻。不但文字語。羞雷同。并

可想見古人諍友之義。近世西儒學說。往往因競爭而進化。中國古世何獨不然。

柳宗元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以上釋溪名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以上述更名之由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以上連出數愚字。歷落有致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



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鱗鳴金石。能使溪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以上借溪自比

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 以溪自譬奇峭芳逸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



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以上先泛論後折入西山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以上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閒適

柳宗元柳州二月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杜牧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以上四句造宮之始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

以上十字占地之廣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

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

焉。蜂房水渦。蟲不知乎。幾千萬落。以上樓閣之盛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

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以上橋道之多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

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以上舞之衆妃嬪媵

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粲粲。開  
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  
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  
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從以上繁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  
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以上琛玩之積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  
取之盡鎔珠。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  
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呶呶。多於市人之言語。使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以上連用五多戍卒

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所以四句將上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以上詠歎作結垂戒後人

以樊川雄放之筆寫咸陽建築之規淒麗蒼涼起祖龍於九原不堪卒讀

杜牧題項王廟

勝負兵家事有之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作翻案語英氣勃發絕不依賴前人

司空圖詩品

大用外腴。眞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  
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雄渾以上素處  
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苒苒在衣。閱音修篁。  
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神澹以上采采流水  
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  
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織穠以上綠杉野屋。落日  
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  
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沈著以上畸人乘眞。手把芙蓉。  
泛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  
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元宗高以上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

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  
人。澹。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以。上。典。雅。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煉。冶。  
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  
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以。上。洗。鍊。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  
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實。御。之。以。終。以。上。勁。健。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澹。者。屢。深。  
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殫。美。襟。以。上。綺。麗。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  
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  
悠。悠。天。鈞。以。上。自。然。觀。化。匪。禁。吞。吐。太。荒。由。道。返。氣。處。得。以。強。天。風。浪。浪。  
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

扶桑。

以上豪放。

不著一字。儘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

沈浮。如漉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以上含蓄。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

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以上精神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放。清露未晞。要路

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以上惟性

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

不辨何時。儻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以上疎野娟娟羣松。

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屣尋幽。載行載止。空碧

悠悠。神出古異。澹不可收。如日之曙。如氣之秋。以上清奇登彼太行。翠遠

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委曲取語甚直。計思匪深。

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

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以上實境。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枯

若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

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以上悲慨。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

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

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以上形容。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

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

誦之思之。其聲愈稀。以上超詣。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

高人畫中。令色網緼。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

已領。期之愈分。以上飄逸。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



尊酒。日往煙蘿。花覆茅簷。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曠以上若納水。轄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泛泛冥無。來往千載。是之

謂乎。

以上流動

摹擬妙肖阿堵傳神後來惟郭頻伽詞品差爲近之若袁小倉之續詩品則著議論處太多無此清微淡遠矣

###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

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決其文之必傳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

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歎其廢之可惜。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嘉其特立。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

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悲其死以不幸

爲有才無命人徘徊惋惜騷情史意一鑪而冶

### 歐陽修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聖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以上敘述世俗語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

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以上泛論然當盜之樊侯生平

傳。又。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唯。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俟。又。得。以。濫。用。之。邪。極。上。逐。層。翻。駁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以。上。說。不。然。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俟。之。威。靈。暴。矣。哉。尾。以。上。掉。作。結。

辯析詳盡義理布昭足以破除迷信

歐陽修千葉紅梨花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市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

花鬪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紅一作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  
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眞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  
罇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  
張騫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此六一先生貶夷陵時作。卽物抒懷。寄託遙深。非僅僅留連風景也。

蘇洵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  
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以上數歲時之昌言昌言舉進士日  
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  
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以上漸長時之昌言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

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時以上壯大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以上今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以上回。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

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以上引古爲贈

勁氣內斂而彌復姿態橫生。老泉之傑構也。

### 蘇軾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以上闕水經之妄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

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以上斥李渤之誣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

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



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砢砢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石以上先爲聲作引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鎔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正以上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鎔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鐘以上附會字名義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以上回  
應起處

起結筆姿宕逸中幅寫景生動真有繪水繪聲手段

蘇軾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也。以上設爲  
兩喻作起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

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正意上入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

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特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所以

爲致也歟。以上言道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

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

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

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

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設以上喻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

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

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告之。以上作

者之旨

輿衍似莊子奇趣似國策

蘇軾百步洪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走。亂。石。一。線。爭。  
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  
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險。中。得。樂。雖。一。快。何。  
異。水。伯。誇。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  
裏。豈。信。荆。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  
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駐。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  
上。馬。各。歸。去。多。言。嘵。嘵。師。所。呵。

奇險而有超逸之趣坡公天懷洒落於此可見

王安石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

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以上湖讐

字原

始之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

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

也。以上還復讐之証據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

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

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

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猶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辨以上駁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亡復讐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亡其親。蓋亦可矣。

以上爲復讐者畫一良策

與柳州駁復讐議相似而實不同。卽論文格。柳以逋峭勝。此以勁折勝。亦自各極其妙。按篇末兩不亡字。皆言不忘也。亡忘古字。

通

王安石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所以上明州之鄞。

後所遷也。所以上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

公所起也。所以上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

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

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

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

建廣西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

閱官也。閱官以上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協公曰。兩。

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



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十萬石。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



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以上所閱各官治迹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年月日也。以上生葬鄉邑年喪葬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以上起進妻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

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及以上請銘人銘曰。  
士竄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  
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碑銘之文至荆公而變化已極。此篇蓋尤其憂憂獨造者。按篇  
中疊用也字與歐公醉翁亭記同一機杼。

### 王安石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鞚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透。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  
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躑躅不得施。磧上流。  
丹看來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烟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  
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徊使我思古。  
人此地搏兵走戎羯。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

漢。咩。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鷓鴣。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

十竿相摩。憂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用無數如字形容幽絕之景寂歷之境一一如繪

### 陸游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樸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剌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以上陳氏老之行事陸子曰。予嘗悲士之

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以上陸放翁之寓感

觸事興懷。深人自無淺語。按放翁箸南唐書。深得史家義法。故此雖么麼小題。亦頗具有史裁。

### 陸游烟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屋者矣。

遂謂之屋。不可耶。

以上設爲客言

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

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刦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烟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食蠡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芡。入松陵。上巖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烟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

以上放翁答言

紹興三十一年八

月一日記。

品高志潔吐詞自然雅淡芬芳 按新豐二句一用漢高祖事一

用孔融事

陸游大雪行

長安城中三日雪。潼關道上行人絕。黃河鐵牛僵不動。承露金盤凍。  
欲折虬髯豪客狐白裘。夜來醉眠寶釵樓。五更未醒已上馬。衝雪卻。  
作南山游。千年老虎獵不得。一箭橫穿雪。皆赤拏弓爭死作牛吼。震。  
動山村裂崖石。曳歸擁路千人觀。鬪髀作枕皮。蒙鞍人間壯士有。如。  
此胡不來歸漢天子。

按詩人例以邊塞爲畏途征戰爲苦事獨放翁恢復之志臨歿不  
忘尙武精神躍然紙上宜梁飲冰崇拜之也此作沈雄蒼莽尤見



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噉守，卽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以上一敘事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以上激詞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



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告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蠱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以上創豪民用詳寫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以上申守寃用略寫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

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  
賊○盪○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  
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句句寫生佳在詳而不纖達而不佻古文與小說之區別在此

### 高啓宮詞

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  
誰○來○

按青邱先生因此詩被禍腰斬於市蓋帝疑其知宮掖秘事也

### 王守仁贈周瑩歸省序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  
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

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一以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再以上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彊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

俟乎人之強之也乎。似以上項層問答一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

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

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

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

也。已。旨以上揭明正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

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

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

之再見。以上別設一喻作收筆姿峭勁

現前指點不事他求姿趣橫生直從莊列諸子脫化而出

王慎中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

蝨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  
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歡適。  
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  
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  
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  
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  
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  
吏人至門。強君入。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  
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  
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  
合儲葉煨火。燒筍煑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

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  
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  
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  
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詩以上序作凡世之有好於  
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  
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買○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  
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  
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性以上作詩之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  
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  
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  
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序○其○詩○而○行

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狀難狀之情意曲而達筆瘦而腴

### 張溥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闔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以上先開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



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儼然在墓者也。以上題點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鈎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

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以上言五人死有關係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  
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  
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  
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  
道。發其志士之悲哉。覆以上反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  
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  
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人操業至賤而人格甚尊。天如此篇摹寫處亦復鬚眉如見。  
按是時吳撫爲毛一鷺蓋閣黨。

錢謙益左寧南畫像歌爲柳敬亭作

何人踞坐戎帳中。寧南徹侯崑山公。手指揮彈出獅象鼻息呼吸成。  
虎熊帳前接席柳麻子。海內說書妙無比。長揖能令漢祖驚。搖頭不。  
道楚相死。是時寧南大出師。江湘千里連軍麾。每當按甲休兵日。更。  
值椎牛饗士時。夜營不諠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唇芒角生燭。  
花。掉舌波瀾沸江水。寧南聞之鬚蜩張。伏飛櫪馬俱騰驤。誓剋心肝。  
奉天子。拚洒毫毛布戰場。秦灰燒殘漢幟靡。嗚呼寧南長已矣。時來。  
將帥長頭角。運去英雄喪首尾。倚天劍老親身匣。垂斃猶興晉陽甲。  
數升赤血噴餘皇。萬斛青蠅掩牆翼。白衣殘客哭江天。畫像提攜訴。  
九泉。舌端有鏢腸。堪斷泣下無珠血。可憐柳生柳生吾語爾。欲報恩。  
門仗牙齒。憑將王帳三年事。編作金陀一家史。此時笑噓比傳奇。他。  
日應同汗竹垂。從來百戰青燐血。不博三條紅燭詞。千載沉埋國史。

傳。院本彈詞萬人羨。盲翁負鼓趙家莊。寧南重爲開生面。

魏禧彭躬庵文集序

躬庵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筭。眊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蝨。承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弓失。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躬庵以上設一喻言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無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迹。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濫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以上又設一喻言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

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輾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庵示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庵以上叙與躬談論之語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冢墓殺民。人在俄傾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聳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坏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以上又喻設一

明空言無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庵濟於天下。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善於用譬。長於使氣。曲折透快。

侯方域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既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緣以上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

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贅而修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承以上叙中原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闊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以上言承平時詩歌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允。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



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  
嗚。呼。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沒。至。於。如。此。必。且。顧。馬。  
踟。躕。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  
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離。上。言。亂。後。蹤。迹。夫。余。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  
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初。定。流。血。未。  
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  
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深。以。上。愈。轉。愈。深。百。感。交。集。何。子。有。管。樂。  
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  
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  
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壯悔主人以貴族公子爲明代遺民家國滄桑之感友朋生死之

情縱筆寫來不知是血是淚

吳偉業遇舊友

已過纔追問。相看是故人。亂離何處去。消息苦難真。拭眼驚魂定。銜杯笑語頻。移家就吾住。白首兩遺民。

吳偉業課女

漸長憐渠易。將衰覺子難。晚來燈下立。攜就月中看。弱喜從師慧。貧疑失母寒。亦知談往事。生日在長安。

施閏章王山長集序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閒

情縱筆寫來不知是血是淚

吳偉業遇舊友

已過纔追問。相看是故人。亂離何處去。消息苦難真。拭眼驚魂定。銜杯笑語頻。移家就吾住。白首兩遺民。

吳偉業課女

漸長憐渠易。將衰覺子難。晚來燈下立。攜就月中看。弱喜從師慧。貧疑失母寒。亦知談往事。生日在長安。

施閨章王山長集序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閒

有。負。才。好。學。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閒。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人。題。前。作。勢。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善。名。聲。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上。以。極。力。描。寫。牢。騷。不。平。狀。態。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累。使。然。

也。風之始變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湮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洸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詩以上描寫其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沈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以上回應起筆。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崛強而仍不失整暇之度。愚山文中之錚錚者。

施閏章尋光福寺

新月已在天。餘霞猶隱樹。柔櫓漾清波。直隨塔影去。不聞水際鐘。但聞煙中語。借問隔船人。僧廬向何處。

顧大韶放言一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於域中乎。曰：何事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於終身焉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爲人矣。則沒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徇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以上言君臣衛蒯瞶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爲不得其死也。孟子之於齊也。亦既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已。夫位爲客卿。亦可謂國

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鄒衍淳于髡遇我。則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其心同也。精確證佐出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轡。士死制。豈盡國士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爲衆人遇我。也。非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卽謂之國士之遇可矣。農瀝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櫛風沐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爲哉。故居常則鳴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焉。執干戈

衛社稷爲  
士卒義務

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世之以身

許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



以爲縉紳爲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爲士卒。其不求利於我者。則聽之爲釋爲老。使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孔子以自經溝壑爲匹夫匹婦之小節。自歷朝君主專制之威盛。於是始以死節責備臣民。而非古今通義也。文指陳別白。精當無比。

王士正秦鏡詞爲袁松籬作

熒熒古鏡雙盤龍。流傳本出咸陽宮。秦時明月至今在。剝落泥沙露光彩。當年秦并六國時。後宮閉置千蛾眉。守宮注臂鏡照膽。三十六年君不知。華陰道上逢山鬼。輶輦車來祖龍死。美人鐘鼓散如煙。此鏡蒼涼閱朝市。憶昔大收天下兵。十二金人初鑄成。還令餘事作匱

鑑。太。乙。下。視。蛟。龍。驚。劉。興。羸。蹶。何。倉。卒。金。鑑。千。秋。如。一。髮。秦。鏡。虛。誇。  
照。膽。寒。不。照。長。城。多。白。骨。

王士正題樊圻畫

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雁。聲。搖。落。孤。舟。遠。何。處。青。山。是。  
岳。陽。

王士正螭磯靈澤夫人祠

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草。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  
下。潮。

按螭磯祠所祀卽劉備妻孫權之妹

戴名世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

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記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一見之。及是而余購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以上將二書互相推較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以上又將宋明兩朝互相比較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厪厪誌其梗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

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畧不詳。毀譽失實。嗚呼。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然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磨棄。時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而又何況於夜郎笮筰。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以上感慨散失悲壯淋漓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明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記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

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念未嘗不時有也。足下知犁支所在。祈召之來。與余面語其事。則不勝幸甚。以上仍歸結到

支犁

故國之感情易代之狀況。迄今讀之如聞太息。

劉大櫨書荆軻傳後

天下之變。不幸出於君父之大。當傾危之頃。有健丈夫起而圖之。惟其萬全而無害。乃可以杜塞囂囂之口。其或出天時人事之窮。一敗而不可復收。則天下後世之議。必紛然而起。此古之忠臣義士所爲。悲傷而痛悼。而持兩端者。往往徘徊於進退之間而不能決也。昔者

秦之將滅六國也。燕太子丹既爲質於秦而歸。慨然念國亡之無日。社稷之不得血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膝行以迎荆軻。荆軻提三寸之匕首。直指虎狼之秦庭。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搵其胸。始皇死則必亂。秦亂然後燕出勁師。合趙韓魏齊楚六國之衆。并力西向。則秦可以滅。而燕可以王。惜乎天不祚燕。舞陽勇士也。奉督圖而色變。荆軻知刺劍之術。而中銅柱不可拔。其後秦急攻燕而燕亡。議者不察。遂以丹之謀爲速禍。而目荆軻爲盜。以上立案夫秦欲得天下耳。雖使燕奉臣妾於秦。秦猶將滅之。何係於荆軻之有無哉。彼趙韓魏齊楚五國者。不聞有荆軻入秦之舉也。早已先燕而亡矣。以上借五國例燕且夫秦未嘗得天下也。燕之與秦。競爲敵讐。其勢不容以兩立。荆軻燕人。爲燕而擊仇讎之秦。使其事成。則軻之功不下於蕭曹平勃。雖其不

成。猶將比跡於周苛。樅公。非匹夫倡亂以賊其長上所可同日語者。而目之爲盜。於義何居。自是之後。張良襲其餘智。椎秦於博浪之沙。其事亦不成也。而論者謂子房爲韓報仇。夫良於韓之旣滅。猶可爲韓報仇。豈太子於燕之方盛。獨不可爲燕報仇哉。良以上又借張獨惜丹操之以迫荆軻。欲有所待勇者與俱。而丹遲之。至使舞陽震懼。秦庭之中。惟軻一人。故擊秦王不中也。設使有勇者爲之左右。秦王欲環柱而走。不可得也。嗟夫。後之學者。欲譏論古人。則必置身於古人之地。以度其心。而毋拘牽於成敗之跡。使刺秦之事成。則天下之頌勇知者。將在太子與軻。惟其不成。而紛紛之說。得以隨其後。然則世之爲君父而舉事者。其必要其成。而後可哉。以上言成敗論人之可慨

意多而能以法馭之。故秩序井井不紊。



劉大櫟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爲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辯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泛以上泛引起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恥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爲誠然。或反爲文以刺譏武王。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虛以上虛斷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爲亂賊之徒。不得與堯舜並稱爲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爲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得爲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恥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嘗考之孟

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如遷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爲伯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既非其君。而武王又非其君。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居北海之濱。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窮山絕谷之中。是不爲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蓋伯夷之歸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旣死也。今遷云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字下。而顧漠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妄。不待智者而知也。

以上逐層推駁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歟。自秦焚詩

書。用漢儒之臆纂。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蓋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舛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成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譌謬。皆爲之反覆辯明。又况周衰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掇拾灰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愚也哉。以上言書不可盡信

駁詰遷書妙在有理由有證佐非空言臆斷者可比

胡天游送周司馬序

今世之制。文吏不治兵。至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書爲衆人悅。乃得署。日入閣門下。札錄編敕。惟丞相左右指。於天下事不許列。詔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掌。職事無所發揮。容容循循。祿入不供。然以便遷轉。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間者。咸願守

待不樂外徙。以上中書舍人今年南澳司馬缺。宜舍人歲滿者授。於是  
西清周侯適當是行。羣惜侯者。謂某某與侯同官。皆已取上第。或歷  
臺省。侯才右出。丞相誠深知勢。得請留。奈何聽其出。隨郡守後。或且  
謂侯南澳去京師萬里。孤懸大海中。俗獠風狷。面猩舌鳥。魚濤颶怪。  
蓄疾駭作。藪盜陸梁。島嘯舶突。倭人紅夷。暹羅荷蘭。東西南萍。國百  
千稱使貢。市獸情腥。服互雜紛。呀猝失威。理莫可帖。壓侯官中。朝習  
從容文雅。恐往非意。所懾以上言南澳司馬之危險侯既受任。無勉強辭色。趣裝  
具約日以行。聞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閩粵間。一得自爲政。且獨有  
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藉華處。衣冠檐檐。予之以變而不能定。有衆  
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可爲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于  
試。惟棘壤阻隅。亦庶自表。寧妮妮終日。闕所施爲。然則海遐崎嶇。知

方談笑以往而忘其慷慨也。以上言周方侯喜究兵法臨事不惑沈  
毅有謀其至也登城而望重溟空虛天地解散蜃鱷青紅倏忽明晦  
必有益自壯以聳其奇者予將逃而觀焉姑辭焉以俟。以上言周此

句鍛字鍊古色爛斑

胡天游送鄭有章序  
閩於東南爲國奧阻建寧又閩阻也駢山怒牙蟠環複阨遠近數百  
里虎豹參居湍石劍駭行者畏至然而樟栝榲楠抱中十夫千尋名  
材往往是出其物橘柚離支豐實甘核草木文葩蘭之芬馨外達四  
走莫有自闕也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以其鬱積之多而所產尤  
異是有最秀且傑者崛軼其間光怪自燭因以聞乎時然予居燕久  
閩土之來者歲數接以是求之見罕焉問中州之習乎閩者猶是豈

盛。於。物。而。人。之。少。抑。且。有。之。或。守。其。樸。不。自。貿。銜。將。世。方。唯。橘。柚。離。支。草。木。卉。植。之。急。他。顧。勿。聞。知。歟。地以上言閩人才難一日有謁戶而來歎者。服裳襜如。溫恂其容。聽其言。裴裴叙叙。徐而發其文。井乎以成規。蔚乎以含章。油油乎詩書之原。而爲之者。福建鄭君也。夫江淮吳越之人。乘利習便。急奔走求聲譽。速以浮者。尤易闡歇。然或以之稱。若君之足以揮發照麗如此。乃久未有聞。其實之食而樸之守。耶抑其所以能吐其耀。以振其所有意者。其亦地遠勢阻。異乎江淮吳越之于者。乃始以有是耶。文以上言有章膏其中不枵於窮綱其外無惡於著且甘。蘆奇滋不同口。而悅嘉妍麗珍不同目。而美君之來而去也。予知夫以爲蓀蘭橘柚離支而爭相先者。自此必多矣。處以上與起

陸離光怪精采爛然

邵齊叟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別方不定萬族共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物恆性皆懷  
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及關聞歎登岳流謠郊路  
班荆河梁攜手羈旅別離之際古人亦有不能已者乎以上泛論別情古湫  
四兄日下無雙江東獨步同年之友一時之傑以上褒其文學齊瑟自奏見  
奪盈庭之筭隨照相投或按中宵之劍京塵淹久亟共暄寒歧路無  
端乍乖雲雨以上惜其際粵以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  
月明千里蟲吟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嵐清而林野肅寒蟬抱樹  
驚征客之秋心候雁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塗衡霍擊汰沅湘杜汀  
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仲宣之所遊目以上切涉彼迴路謝  
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於是如蘭舊侶傾



蓋新。知。並。爲。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留。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以上

送別爲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干首。其詞云爾。

荀慈先生儷文探源。魏晉擷秀。齊梁迥非。浮詞俗藻。可比茲篇。蓋尤其卓卓者。

袁枚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蔬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以上引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以上一賞罰者。有心

柳州說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斃。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

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忒。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爲。蟻。禍。福。人。與。天。俱。托。於。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爲。天。所。禍。福。而。并。及。於。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以上推勘譬喻申明禍福賞罰之義

雄奇警闕結處云云是隨園所常持之論然固可以破除迷信因果報應之說與西人哲學家言相發明不獨駁辨柳文已也

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獲讀手書。具言宦況。乃知門臨亂冢。屋繞叢山。幾幾乎青燐代。燈白雲同榻矣。寂寞之境。遷謫所悲。然計足下濁酒澆愁。蹇驢覓句。月來如客。花開當春。踵杜老之豪吟。點倪迂之小筆。亦無悶也。否則偕二三父老。咨疾苦。論桑麻。誼若家人。遊同鄉井。以云宦隱。亦固其宜。以上言宜隱之甚宜至於千金萬金之壽。眼花耳熱之娛。業當顏子坐忘。司空見慣。一覺揚州之夢。十年禹筮之場。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如其蔗境能甘。強臺可上。則借回飈。階清漢。固亦大丈夫之志業耳。必謂仕須及熟。貴可因人。想足下抱純約之懷。負慷慨之氣。溪邊古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未有不思之爛熟者也。以上言因人之非計若僕者。賦惟窮鳥。泣似枯魚。文章既已遜人。經濟安能報國。印纍纍。

若久不關心。惟冀具菽水之資。了婚嫁之願。然後芒鞋拾路。落葉打包。猿鳥無猜。水雲得意。將因樹以爲屋。可縫芟而製衣。賦性之迂實自知耳。方今大暑如沸。小年正長。楊有青苔。門無綠樹。言歸之計。徒切望遠之夢。或通何以解憂。托荷花而酌子。願言則噫。見荔子而思余。札到經秋。書成維夏。火雲千里。舊雨一心。

有正味齋宗法唐賢清雅有餘雄厚不足茲書清談娓娓殊覺逸致動人

姚鼐左仲郢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傅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

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  
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  
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以上破空而入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  
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  
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  
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  
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  
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  
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以上言游浮渡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江北過鳩茲  
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

魚皆砮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游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波以上大起

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波瀾壯闊而意境仍復沈著此境大難

陸繼輅輕諾辨

輕諾者必寡信。斯言也。人人以爲大戒。嗟乎。輕諾亦豈所望於人人。

哉。有人於此。事方急。不能自謀也。而謀之於友。友謝之。而無辭也。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諾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見子矣。子盍他圖焉。斯人也。於事無所補。而多此一慚。其心益皇然矣。有人焉。憤其友之不爲力。而奮然任之。則欣然以行。隱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於事。誠亦無所補。而前日之一慚。固已爲之泯。其迹而紓其憂矣。此其恩與諾而信者。一間耳。信也者。諾之後之事也。諾且不可得。而違責其信邪。且夫信與不信。非諾者之所能逆覩者也。天下亦安所得萬全之事。而籌之也哉。忠臣之謀國也。其始願皆期於撥亂而反之正。然而勢窮力絀。徒以身殉。負其夙心者。何可勝道。如以輕諾寡信之律繩之。則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而高飛遠引者。爲不輕諾也。反顏事敵者。爲不輕諾也。而豈其然。以上言不輕諾者未爲是夫人心之日趨



於薄也。無愧孝悌者。蓋十得五六焉。其睦婣任卹者。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貧富日益相耀。而睚眦之怨。積爲仇讎。仇讎相爲里閭。而戾氣乘之矣。豈不深可懼哉。故曰輕諾者。未可厚非也。寬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諾者。猶難其人。責之以必信。必不可信。而尙有能諾者乎。彼多方以謝者。方以寡信之說文。其不諾而奮然身任者。又以能諾之故。陷於不信。是杜天下睦婣任卹之機。而使之馴至於仇讎也。久矣。夫旁觀之。易爲言。而孤孳之難爲諒也。以上言輕諾者。未可非。或者曰。如子言。則以緩急告者。皆諾之。至明日而謝之。曰。事不果。非吾始願也。可乎。曰。此則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豈有處心積慮。成於不信。而能以諾市者哉。是又不諾者。更端之飾說也。

辨析微芒爲任俠家揚眉吐氣

梅曾亮恥躬堂文集序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庵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墀都轉過揚。以文集贈。並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寧都金精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又稍可休息。則困於饑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峰者。生以上叙其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丁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

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  
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無  
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  
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者。終不以  
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上  
極力寫其事。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  
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邁俗慷慨之氣。有  
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盡先生。惟知其有  
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以上詩序

以桐城文格寫遺老苦心曲折條達一空浮響

梅曾亮益山餘霞閣記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益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嶺。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緜緜緜緜。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以上寫景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以上論文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古文家欲脫前人陳因全在用義新鍊字辣尤在善於用譬喻法  
此篇殆兼擅其勝

梅曾亮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  
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峰  
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  
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  
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絲禡  
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  
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發而飲者十  
數人。述以酒殺旣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披陀風草相噬。柯葉

粹。縹。其。下。有。波。浪。澗。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繪以上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其鍊句處神似周秦諸子其寫景處又似道元水經略舉一二如失飲之失字枝人心之枝字風艸相噬之噬字皆古雅精礪非孳究訓故者不能

龔自珍投宋于庭

游。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龔自珍美人

美人清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龔自珍己亥雜詩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度黃河。

按第三首此浦指清江浦而言

吳敏樹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瀼湖者。水反入爲瀼。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瀼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以上言亭之勝。過于岳陽樓。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以上言亭所以不若岳陽樓有名之故。呂仙

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以上釋亭名呂仙之原因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毀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廊。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

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以上說仙甚有名理

前幅將岳陽樓與亭比例是借賓定主法後幅推闡仙字破除迷信縹緲空靈與東坡留侯論同一筆意

曾國藩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拯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裨。死而

死耳。知君不悔。

以上言病之誤於藥

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

春官名揭。如蠹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

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鈇如刀。儕輩力逐。

一虎衆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

其始。

以上言由諫垣復還郎署

羣雀款門。昨量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

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

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

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獠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憊。寅

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

以上言由江

南復還京朝三更大叫。君泗

余哦。忽瞪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拊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

非君謬尋。誰云遠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

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噉。宇內兩饜。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鑿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筵。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瘖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以上言因論文兩相衝突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醜子一滴。庶攄我悲。

兀傲奇恣力摹昌黎祭張員外等篇 按文正與海秋始相交契  
中稍齟齬篇中追敘生平言之真摯

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愧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

至此也。以上言被議左遷事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

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

賢人君子。俯首噎氣。侘傺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嵬瑣之醜

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闔域制限。於

是乃蠲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

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

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耶。以上泛言人生通塞屈信存亡之

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

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

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矓。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耶。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闖之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耶。以上深論

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以上懋張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恩恩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 中段談天奇偉可喜

吳汝綸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望邱隴。神魂



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然猶有未達鄙心者。請略陳固陋。伯之昔任故齊。遭逢末祚。刀敕用事。梅茹驕橫。每懼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畧。應運仗義。荆雍遠勤。使問託以心膂。私念逢時。遇主自古爲難。棄昏就明。達人所尙。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攣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藩千里。棄之若遺。愛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爲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瀼膽。且將不惜。尙何臺榭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以上針對來書作答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昇軍任。壁籬門薄。西明提偏軍。對勍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臺事。卒使危城薦壁。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爲功。若以自結於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思招附豪儁。爲國捍城。孰寤蛾眉遇嫉。明珠遭瞋。樊沔舊人。以新降進讒。臺省文吏。以功伐

見妬。謂懷反側。頗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繕。績效卓著。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資忠益。迭被臺勅。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俯庇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何以爲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汗行以事。左右勛戚之臣。回面腆臆。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用上李陵書 屢披情素。未蒙矜許。會鄭伯倫程元冲等。默探上旨。曲求親媚。倖功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勢矣。當夫襄漢始起。郢魯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尙多見力。搃咽喉之形。成犄角之勢。韓白復起。不能爲謀。逮乎臺城被攻。精甲尙有七萬。列朱雀之陣。麾白虎之旛。兩敵重輕。視吾左右。不

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舉一州之衆抗天子之威此乃淮  
陰所爲銜冤於兒女絳侯所以被屈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  
顧出此哉抗以上力辨無夫人不能早自託於君案及乎罪至卽束身  
聽刑仰藥明志亦復何難顧念主恩莫酬壯志未就雉經溝瀆之中  
膏血鈇鑕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反覆小人背叛嬰誅則辱在  
百世死不瞑自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人人自危之意  
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報任安書文法夫射鉤斬祛明主尙  
不以爲疑豈以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  
顧謂得計慈母受譖投杼自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竄  
暫遁天威冀他日或垂矜宥更賜收錄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  
本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寧爲改節之行以古

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屈節虜廷絕義故主丈夫  
一身豈能再辱子尙疑此夫復何言以上隱隱方今北敵尙強西蜀  
不靖豈宜久棄壯士以資敵國若使聖朝追敍前勞更俾逋臣獲申  
幽憤憐其擇木之智察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誣鑑其逃誅之隱  
行當持繞朝之策爲治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總戎北征  
弔民洛納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矣尙能負弩前行揚鞭  
深入萬一屍裹馬革元歸狄人揆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  
腹心伯之頓首

邱書濡染齊梁此則浸淫漢氏矣擊甫固近世文豪也